

# WANSHI RENJI

冯建国 著 GUANYUNCHANG

在中国历史上

关羽是一个伟大而特殊的人物

说是神，他却真有其人

说是帝，他却从未坐过龙椅

说是圣，他却没有著述传世……

然而，他却衍生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文化

叫做关公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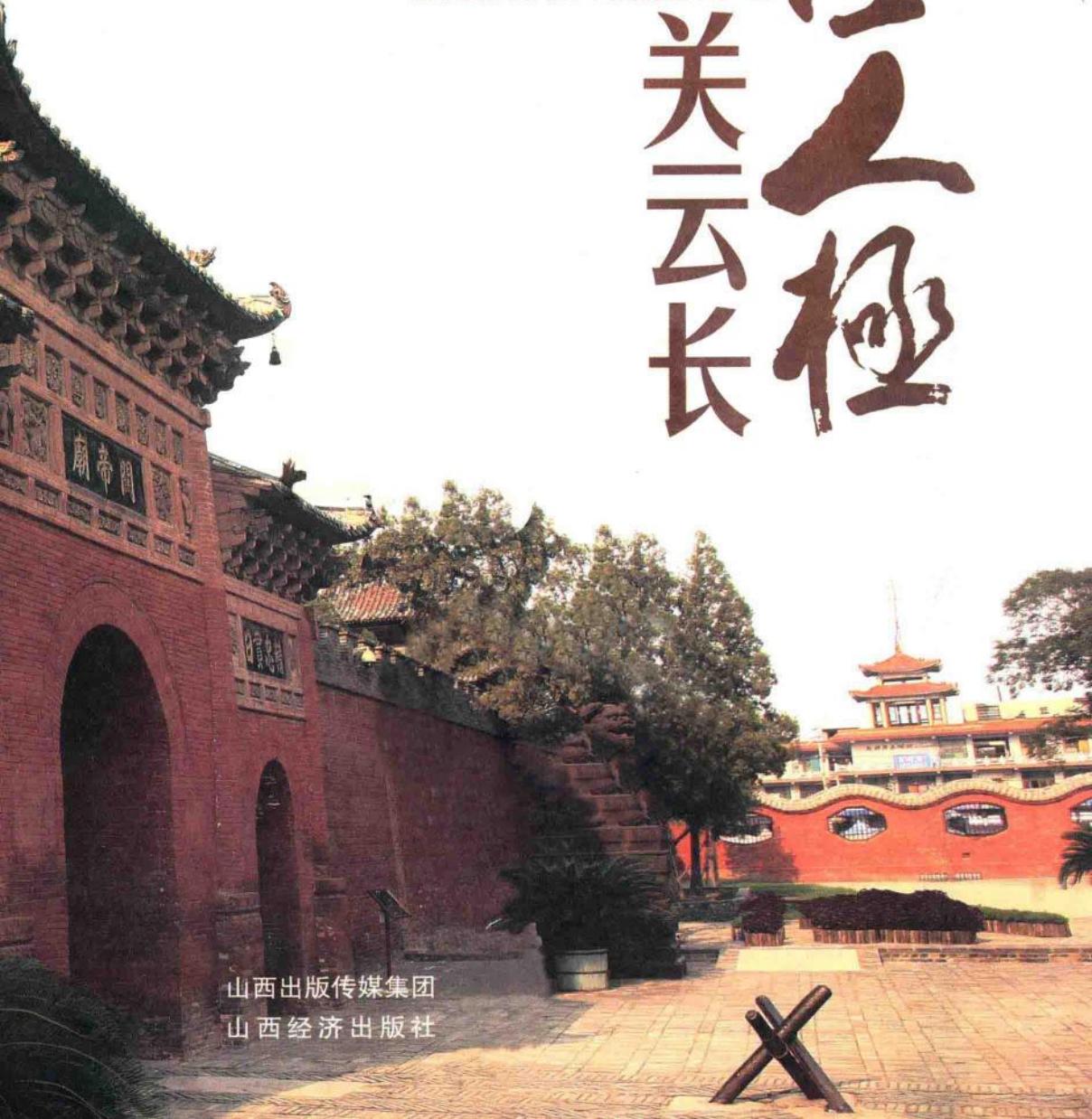
而且至今长盛不衰

关云长

# 萬世 壯人極

冯建国 著

WANSHI RENJI  
GUANYUNCHANG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世人极关云长 / 冯建国著. --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80767-643-0

I. ①万… II. ①冯… III. ①关羽 (160—220)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4597 号

### 万世人极关云长

---

著 者： 冯建国

出 版 人： 赵建廷

责 任 编辑： 董利斌

助 理 责 编： 李春梅

装 帧 设计： 赵 浅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4922085 (综合办)

E - m a i l： sxj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省美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67-643-0

定 价： 33.00 元

---

# 华夏民族之魂

若愚 · —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灵魂偶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关公，是华夏民族的灵魂偶像和精神支柱。中国五千余年的古代文明社会，曾经是一个英才辈出的漫长历史过程。回望这已经逝去的悠悠岁月，那些曾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光照日月的历史名人，确实浩如烟海，灿若繁星。然而翻遍华夏文明史册，虽然位列庙祝高堂的神灵圣贤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真正能够深入人心，超时空、超民族、超阶级、超国界、超信仰，“庙食盈寰中，姓名走妇孺”，被称为“东方之神”的能有几位？恐唯关公而再没有能与之匹敌者了。

综观世界文化，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均相对地决定于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组织形态。在中国以及全世界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关公已经成为内涵丰赡、覆盖面极广的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似教非教，却被诸教信仰；似帝非常，却被诸帝推崇；似神非神，却被诸神烘托。千余年来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万民上下共仰，从华夏神州到东瀛海外中外同奉。既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又成为百姓供奉的神灵，其庙祀遍及天下，“南极岭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这种现象，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极为罕见。

中国人崇尚英雄文化，作为三国群雄争霸时代叱咤风云的战将，关公生前战功卓著，为将为侯，死后更是神采照人，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封谥和戏曲、文学



的演义描述，更被罩上“神中之神”的光环。历稽二十四史载，中华名将如云似雨代不乏人，即使在三国争雄时代，与关公一同驰骋疆场而称为“万人敌”的名将亦以数十计，仅在山西境内，就有张辽、吕布等人。若以勇武而论，史上的定评是“前三国吕布，后三国赵云”，关公应在其次。然则何以唯独关羽为史家颂为“古今名将第一人”？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庸和谐，向来讲究对称，大概是为了寻找平衡的缘故，在确立了文圣孔夫子的地位以后，统治阶级就在寻找着武坛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有皇帝的时代，忠义是做人的大节，也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关公的人生性格和处事行为，恰恰给统治阶级提供了最好的诠释。他对君忠，与友善，习《春秋》，重义气，勇迈绝伦，怀抱除恶救世之志，一生英勇骁战，所向披靡，破关斩将，威震九州，为奠定三国鼎立的局面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民间，因其性格与行为较易与寻常百姓沟通，所以百姓追慕其义勇双全、肝胆相照的人格魅力，逐渐奉若神明祭祀。历代统治者，则借用关公对君主肝脑涂地、忠贞不贰的赤诚品质，进行大肆渲染和教化，并利用政权和舆论工具对其封王、封圣、封帝。于是，一个“对国以忠，待友以义，处事以仁，作战以勇，为人以信”，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美的关公形象，浩浩然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总之，这位被封建王朝奉为大帝，被平民百姓敬为天神，及至“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的武圣关公，以其丰富生动、并带有神秘色彩演义的历史轨迹，构成了内涵多义、外延深广的历史性文化课题，不仅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动力，也汇聚成了足以跨越时代和国界的的文化资源。因此上千年以来以此为题材，或演义，或评话，或论说，仁者智者，洋洋洒洒，鸿篇巨制，名称众多，其间不乏珠玉钻石般的佳作经典。但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中，却始终未能见到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完整，又理义兼容、情感并盛地描述关公的力作，不能不说这是关公文化的一件憾事。不过近日捧读冯建国先生的《万世人极关云长》一书，让我耳目一新，甚感欣慰。

作者冯建国，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身为政府一吏，却始终心存善意，感恩故土厚爱，工作之余坚持从事河东文化研究，并有较深的造诣，多有著作问世。近年来他把握时代脉搏，顺应乡民心愿，凭借太史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精神，对庞杂的关公史料进行搜集梳理，采撷汇集，广采博纳，综合考辨。而且走出故纸堆，去参拜庙堂，踏访圣迹，追踪溯源，然后对千年史料、传说、演义进行筛选考订，去伪求真，精心构思，标新立异，以高屋建瓴之势，纵横捭阖之笔，雅俗共赏之格，对关公这一被神话了的历史人物，进行“四位一体”（即真实的关公，史实性；典型的关公，文艺性；偶像的关公，神话性；雅俗的关公，兼容性）的形象描写和逻辑概括，解析了关公“四形象”互为渗透、黏化、扩大以致浑然一体复合，并升华为瑰伟的泛文化现象的外因内果，写出一部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文化散文《万世人极关云长》，填补了关公文化的一大空白，读来荡气回肠引人入胜，是关公文化的一大幸事。

全书提纲挈领，纵横捭阖，引经据典，正本清源，力求用鲜活的史实、确凿的论据以及别具一格的写作方式，还原给人们一个真实而富有生命力的关公，揭示和解析了中国社会里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在这本书里，冯建国不拘前人的既成观念，站在另一种视觉位置，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就是将诚信作为关公品格的最基本因素，是构成忠、义、仁、勇诸外延品格的根本内核。关公正是在“信”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他“始终如一、坚忍不拔、大义凛然、宁折不弯”的人生理念和价值观。正是因为坚守“信”的理念，他才能温酒斩华雄、降汉不降曹、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华容道捉放曹，甚至才会遭到痛失荆州、败走麦城的结局。也正是因为“信”的坚贞，他才能得到刘备信赖，受到曹操器重，遭到孙权忌恨，从而演绎了他出道、成功、辉煌、败亡，传奇而悲壮的一生。

我有幸生长于圣人故乡，自小对圣迹耳濡目染，顶礼膜拜。后虽为报效祖国身居四方，远离故土河东，然对关公至圣，却始终常记太史公之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不敢有半点懈怠。今有乡人冯建国先生送来书稿，嘱我为其作序，不禁诚惶诚恐，圣人面前何以敢卖弄笔墨？然乡人一片赤诚，我亦素慕关公天地间之人杰，常想尽微薄之力，且“夫子之侧而鼓，其忠义正直之气，于世道不为无补”。如此受人之托不得为，又能借此先睹为快，也是不亦乐乎之事。虽为序，却未尽一二，借此由衷赞叹道：关公，华夏民族的民族之魂！

# 目录

<b>第一章 雾里看花，应识关公真面目</b>	1
1 史实中的关公	1
2 庙宇中的关公	6
3 风水中的关公	11
4 时势中的关公	16
5 演义中的关公	21
6 争议中的关公	25
<b>第二章 回首乡关，天生英才必有用</b>	30
7 关公的神奇出世	30
8 关公的前世奇缘	34
9 关公的启蒙教育	38
10 关公的“春秋”情结	43
11 关公的天伦之乐	48
12 关公的悯冤除霸	53
<b>第三章 横空出世，直挂云帆济沧海</b>	59
13 关公桃园三结义	59
14 关公刀弑黄巾将	64
15 关公温酒斩华雄	69
16 关公跪救张文远	74



17	关公降汉不降曹	80
18	关公过五关斩六将	86
第四章 九天云揽，壮志未酬身先死		91
19	“三顾茅庐”之关公	91
20	“赤壁之战”之关公	96
21	“单刀赴会”之关公	101
22	“威震华夏”之关公	107
23	“痛失荆州”之关公	112
24	“败走麦城”之关公	117
第五章 盖棺未定，谁使英雄泪沾襟		123
25	关公英灵归何处？	123
26	关公大意失荆州？	128
27	关公刚愎而自矜？	134
28	关公嫉能妒贤明？	139
29	关公忠义信几何？	144
30	关公何以笑孙曹？	149
第六章 众望所归，千年筑就神坛路		156
31	关公的殿后显圣	156
32	关公的神异传说	161
33	关公的官方褒封	166
34	关公的民间崇拜	171
35	关公的宗教信仰	175
36	关公的艺术渲染	179

# 第一章 雾里看花， 应识关公真面目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引宋代苏轼老夫子的这句诗，用来概括千百年来对关公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在中国有史以来的文化中，不曾有谁像关公一样：“史官评我曰衿，谬矣！视吴魏诸人，原同孺子；后世尊吾为帝，敢乎？论春秋之义，终是汉臣。”——

## 1 史实中的关公

还原历史，是需要用时间与事实作为代价的，尤其是千百年来已被定格为英雄的人物，只有褪去罩在其浑身上下的光环，也许才会看到他曾经真实的面目。然而又谈何容易！岁月的风尘，史料的湮灭，及其后人根据所需而随意的增添和删节，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去沙里澄金，从而寻找出虽寂寞于生前却显烁于后世的关公……

一场秋雨在河东平原上淅淅沥沥地下着，万物在雨的洗礼中有的蜕变，有的新生，有的则在腐朽中死亡。也许当人们静下心来品评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时，才会发现许多曾经貌似铁板一样的定论，在岁月的冲蚀下也会变得面目全非。不过真金不怕火炼，而且愈磨愈亮，就譬如中国历史上的文武二圣——孔子、关公。

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里，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就坐落在盐湖区解州办事处西关，创建于隋代末年。轻轻地走进帝庙，在其捋须夜读《春秋》的像前，我匍匐在地，深深地将头颅低下。然后沿着帝庙甬道向历史的深处走去，无言地追述着先圣曾经的足迹。作为历史人物，关公生前的地位并非多么炫目，即使最早对三国人物盖棺论定的《三国志》，作者陈寿给予关公的评价也并非



很高。只是这位似曾对关公“略有成见”的老夫子，压根儿不会料到千载以后关公居然能压倒群雄，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何谓人神？史著上没有明确的诠释，顾名思义，大抵就是由人而神的演变。也许这种属于“别出心裁”的一面之词，很难踏进大雅之堂得到学者权威的认同。不过平心而论，自己也无需为此过分的汗颜，因为当我们用心审视历史时，便会发现史书里的许多记载却也是那样的粗略，那样的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单就由人而神的“升级”固然是一种荣耀，然而走上神坛后也难免被贴上脸谱，从此便有了云遮雾罩的悲情。人们不禁会问：耸立在神坛上面的这些盖世英雄们，究竟是怎样的一副真实面目？

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在天文现象里，真正的流星常常只有一颗，而我们看到的流星云雨，大多都是光亮带给我们的幻影……”这话非常值得令人用心去咀嚼。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原本就藏匿着许多“未知”的东西，需要人们顺藤摸瓜逐步分解，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生前为人，死后封神，古今中外不乏这种“人神”现象，诸如张飞、秦琼、尉迟敬德、岳飞等曾经骁勇的战将。但是在诸多“人神”里，却从不曾有谁像关公这样的显赫：

生前千人称颂，死后万世敬仰，融于人神圣界，享祀世界各地。为何能够如此？简言之，就是凝聚在关公身上为万世所共仰的“忠义仁勇信”诸品格，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并为释、道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

崇尚英雄是人类一种深厚的文化情结，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华夏民族，对于英雄的崇拜更是情有独钟：从开天辟地的盘古，到人文始祖的黄帝；从帝王将相到起义领袖，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无数。而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更是给中国历史搭建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旷世舞台。朝野忠良、奸贼粉墨登场，各路草莽豪杰竞相争雄，而罗贯中一部《三国演义》的文学巨著，让众多国人将烟波浩渺、绵延曲折的中国历史，凝聚得似乎只剩下了不足百年的三国时代。就如同面对浩瀚的夜空星云，人们只是凭借着依稀的记忆，寻找着绚烂的北斗七星。

历史的瞬间或一个人物的产生，也许会影响一个地域，甚至使其一鸣而惊天下。罗贯中这个点石成金般的“凝聚”，给河东凝聚出了一个千古不朽的人物——关公，也让这个古老的“中国之地”更加扬名于世。当然这种拥戴不是狭隘的地域主义，因为虽说关公是河东人，但他的“忠义仁勇信”诸品质，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民众的社会愿望和理想人格，因此得到世人千百年来的景仰。其史迹、声威、文化影响，早已走出了河东，走出了三晋，走出了国门，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世界公民。

当我们为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感叹时，就会产生一种穿越岁月风雨去寻找英雄人物历史踪迹的冲动。关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壮烈，悲情？还是拔高，抑或是扭曲？也许当我提出这个命题时，有人会觉得太过于稚嫩，因为“闻名好似春雷过，天下谁人不识君”。不过平心静气而言，我们现在眼中的关公，是一位已经被神化、圣化、虚化了的形象。或许由于历史积淀过深的缘故。在本书的行文记述中，依然摆脱不了历史“档案”残缺的束缚，但我会“披沙沥金”，竭尽全力地去寻找关公真实的影像，踏访他所走过的路径，理清他由人而神的曲折历程。

关公名羽，小名长生，字云长，河东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常平村）人，东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为东汉末年蜀汉的大将，人们尊称其为关公、关圣、关帝、关老爷。关公在年幼时聪敏机智，喜读《左氏春秋》，并练就一身武艺，可谓少年更事，文武双全。大约是而立之年时出于公义，杀乡霸而逃亡出走，先藏于今永济市水峪口里，数年后一路辗转到河北涿州，遇刘备、张飞，遂入桃园结为兄弟。从此他恪守忠义，至信至刚，乃文乃武，为匡复汉室南征北战，驰骋于东汉末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

弹指两千年，关公挥刀，在30余年漫长的战斗生涯里，他斩华雄、破袁绍、战吕布，屡立战功，声名远播，至不惑之年时，因帮曹操解除白马之围，被汉献帝封为“汉寿亭侯”。后来刘备取西川称蜀主，封他为前将军，49岁时被拜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54岁坐镇荆州，拒吴抗曹，“威震华夏”。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十二月，因荆州失守而退兵麦城，遂被害于临沮（今湖北当阳县），从而壮别人世，终年60岁，恰为甲子人生一轮回，被

谥曰“壮缪侯”。

英雄也须有出处，然关公虽说属于空前绝后的“武圣”人物，但其家庭身世却始终不甚明晰。直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解州州守王朱旦才拨云见日，根据常平村人于昌的“一梦一砖”（即在浚修古井时发掘出关公先祖的墓砖，上面刻有关公祖、父两世的名字、生卒年月等，并且略有提到关公的家庭状况），撰写了《汉前将军壮缪侯关圣帝君祖墓碑铭》，成为早年研究关公的第一手资料。

这个千年以后的《碑铭》，带有浓厚的迷信成分与传奇色彩，其可靠程度到底如何，还有待于考证。但毕竟是漫漫长夜里亮起的一缕曙光，给后人的探索之路添置了一块路标。清时嘉庆版《图志·卷八》据此所绘的“隐居训子”“庐墓终丧”，其释文内容就更为翔实生动：

圣帝祖讳审，字问之，号石磐，生于汉和帝永元二年庚寅，居解梁常平村宝池里五甲。公冲穆好道，研究《易》《传》《春秋》，见汉政蠹，感晚长秋，互窃枋柄，火德灰寒，外枯中竭，绝意进取，去所居之五里许，得芬场一片净土，以《春秋》《易》训其子，数十年谢尘世轨迹，至桓帝永寿三年丁酉卒，寿六十八，葬于条山之麓。

.....  
圣帝父讳毅，字道远，克缵父石磐之学，笃孝有至性。及父卒，即窀穸于所著读书处，仍先志也，搥踊号泣，庐墓终丧，至桓帝延熹二年己亥始归居焉。

根据此说，关公的出身大抵应属于文人世家，至少也是半耕半读。其祖父关审学识渊博饱经世故，崇尚老庄信奉道教，所以逢乱世而退避，劳作之余诵经读书隐居训子。儿子关毅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继承克缵父学，恪守封建礼教，父亲死后终庐守墓三年，于桓帝延熹三年（160年）生关羽。关公延续家风，长成后娶胡氏为妇，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五月十三日生子关平，使关家香火后继有人。

记载如此之简略，就像如今的一张履历表，精细得你不敢造次增减。而陈寿夫子作的《三国志·关羽传》，按说应是权威之作，却仅仅958个字，简单得让后世的史学家几乎没有补充的余地。即使较为翔实的《关帝志》，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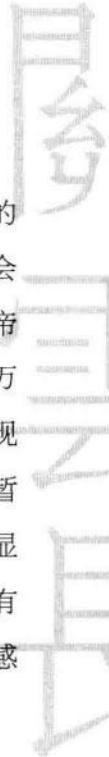
量也不足一万字，而且已是清朝人手里的事了，难怪作者在开篇中这样写道：“陈寿作史，正统茫然。紫阳论定，大义昭宣。以蜀继汉，纪月编年。循兹成例，载籍可传。”

岁月如流水一般无情，即使是现实中，任何人与事的发展，都是稍纵即逝，顷刻即化为历史，除有现代化技术录制成影像外，谁又能一丝不差地还原与复制？何况我们追述的是距今已1800多年的东汉末年时代。而且关公的史料多为后人挖掘整理而成，到底与历史上真实的关公差距如何，看来已成为一桩永久的疑案。作为先贤的后继者，对于举国景仰的人物，我们只能是沙里澄金，尽量还原给大家一个真实的关公形象。

关公生前只是一名武将，然而死后为何声名鹊起，封号越来越响，地位不断升级，耀光炳灵、赫著千古，显当时而神后世，让诸多历史人物望尘莫及？这是因为关公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性格品质，符合了中国文化的需求：他对国以忠，待友以义，处世以仁，作战以勇，做人以信，英武盖世、绝伦逸群，故而受到世人的尊崇。尤其是他与刘、张的“桃园三结义”，更是将一个“信”字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境界，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也不乏政治集团的共同利益，但他践诺守信，对于友情的矢志不渝、至死靡它，以行动谱写了一曲千古绝唱，成为普世华人的道德偶像。

也正是如此，才会有他的结拜三弟张飞，当闻听二哥遇难后涕泗滂沱肝肠寸断，昼夜酗酒怒鞭部下，从而埋下杀身祸端，在接到伐吴之令后未待出征却被帐下张达、范强杀死。而大哥刘备也因一时义愤，导致仓促伐吴失败而白帝托孤……关、张、刘在短短时间内相继归天，正应了“三结义”时“不图同生但愿共死”的悲壮誓言。

追问苍天，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可以拿来与他人共享，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抛弃呢？单凭这一点，关公就足以让以“忠义”为本的中国人感恩涕零、没齿难忘，也才使得关公能够名垂千古、万世敬仰。就连美国人类学博士焦大卫先生都赞不绝口：“我尊敬你们的这一位大神，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他的仁、义、智、勇的品格，直到现在仍有意义，仁就是爱心，义就是信誉，智就是文化，勇就是不怕困难。上帝的子民如果都像你们的关公一样，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憎与爱。正是因为关公具有中华民族历来尊重的人格、道格、武格和文格，符合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所以才会在国家崇拜与民间信仰里地位崇高、万世不朽。明清间一度遍布全国的关帝庙宇，不仅使刘备、曹操、孙权这些三国时代的风云人物黯然失色，就连“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对这种现象也颇为不解，他曾历数关羽崇拜的过程，并道：“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竟料者。凡人之歿而为神，大概初歿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今且南及岭表，北极寒垣，凡妇女儿童，无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有如此乡人，我们怎能不感慨？遂作一首《念奴娇·关帝庙》：

傲对中条，盐湖小、天下谁与同高？依傍帝苑，人道是、前院后宫外朝。陨石沧桑，牌坊画雕，麟阁飞檐翘。千年不衰，堪称关圣祖庙。

遥想当年云长，仁勇曜日月，孤光自照。桃园结义，凤眼笑、抚须回首望刀。过关斩将，温酒弑众枭，威震江表。天下三分，称道河东英豪。

## 2 庙宇中的关公

庙宇，是人们祭祀神灵最具体、最直观的载体。咸丰为关公题写“万世人极”匾额，供天下关庙悬挂。在中国众多的关帝庙中，有五座最富有纪念意义，除成都关公当年的衣冠冢庙在岁月的流逝中销声匿迹外，另外四座，即解州关帝庙、常平关帝祖祠、洛阳关林、当阳关陵，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着关公的故事……

庙宇是人们旧时奉祀祖宗、神灵、佛祖或者前贤的地方，也是人们祭祀

或者缅怀的最具体、最直观的载体。关公死后，在经过由人而神、而帝、而圣的过程后，建庙就成了必然的事情。尤其是在清朝末期，随着关公被升格为护国之神，全国各地供奉关公的庙宇规格也是水涨船高，无论是京都还是城乡边疆，其规格等级之高可与皇宫及皇陵相提并论，民间建庙设祠更是趋之若鹜，浩浩然显示出华夏第一“神”的至高地位。明时徐阶在其《重修当阳庙碑铭》中这样写道：

昔韩昌黎（韩愈）推崇孔子以为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为然。（至于关公）其褒赠之典，代以益崇，而庙祠亦遍天下，与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于人者，死则必食其报，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则其庙祀亦必因之。

这话说得明白也得体，即前世“有功德于人”的人，死后“庙祀”也因其功德多寡而盛衰。大约正是如此，所以在全国性的各种神灵崇拜中，关公的庙宇遍及全国，香火千年不衰。难怪清朝时有人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什么庙宇最多？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杨庆堃虽没有作出正面表述，但在他的专著里却这样述评道：“在当时全国性的人格神崇拜中，没有比关羽更突出的了，关帝庙遍及全国。虽然这位三世纪的武将是作为战神而被西方所熟知的，但就像大众信仰城隍一样，关公信仰起到了支持普遍和特殊价值观的作用。”

俗话说：“县县有文庙，村村有关庙。”其实各府道州县也都建有武庙，从而使关帝庙成为中国数量最多、普及最广的庙宇。而关公崇拜从此深入乡村里社，以致美国学者近年在华北进行调查时，一语中的指出，关帝庙是“国家信仰与乡村里社的结合点”。明朝时，朝廷对关公就极为虔诚，像故宫中宝善门、思善门、乾清门、仁德门、平台之西及皇城各门，皆供奉关公之像，而且京城九门的月城内，亦都建有关帝庙。清王朝时更是登峰造极，翻开《京师乾隆地图》，密密麻麻的关帝庙比比皆是，数量至少会在200座以上，就连有“万园之园”尊称的圆明园中，老佛爷也要建造几座关帝庙，难怪市井里流传着：“户户敬关公，关庙遍北京。”

这种现象不仅仅在都城或者中原如是，即使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以及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也都毫不例外地建有关圣庙，把关公作为万能



之神竞相拜求。据说最盛者当数泰国。而在日本，早在清代时就建有关帝庙，且气势壮观不凡，为海外关庙规模最大。即使在台湾这座只有2000多万人口的宝岛上，信众至少有800万余人，几乎各家各户都为关公设香案、立牌位、挂圣像，远远超过了他们最崇拜的神祇妈祖。

是的，神话传说和定期的仪式活动，激励着百姓对关公保持虔诚的崇拜，使关公信仰得以不断延续，历经千年始终保持着其在民间旺盛的影响力。这种现象绝然称得上是一个“吉尼斯纪录”，而且将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打破。因为中国神灵数量之多、领域之广，恐怕是其他国家难以望及项背的。所以，如果谁在中国的神堂里坐了“头把交椅”，那么在世界上也就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了。如此而论，关公登上神祇大位，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了。明朝储权在其《泰州修庙记》中这样评述道：

古之英雄壮毅之士，或以劳定国，或以死勤事，或御大患、捍大灾，其殁也，被其赐者，则相与祠而祀之。大者都，小者邑，究其所及而止尔。若夫肇于一方，遍于天下，则未有如关将军汉寿亭侯之侈者也。

如此关庙为天下庙宇之最，当是应该无疑的，那么最早建于何时何地呢？据现存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重修关王冢》碑载：“洛阳县南门外离城十里，有关王冢，内葬灵首，汉时有庙，及今年久毁坏。”设若碑载所言属实，汉时既建有庙堂，应为关公逝世不久，当是最早的庙宇了。不过自关公死后至于隋唐，虽然历被世人尊为“武将虎臣”，但是天下建造庙堂的并不多，除去还略有“嫌疑”的洛阳关王冢庙外，见诸文献记载的就仅有玉泉关庙、解州关庙和常平家庙三处。

现存最早的“关公显圣”的记载，正是《全唐文》所辑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荆南节度使工部尚书江陵尹裴钧曰：‘政成事举，典从礼顺，以为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佑我蒸庶。而祠庙墮毁厥悬断绝，岂守宰牧人之意耶？乃令邑令张儕始经其事。’由此可见，玉泉修筑庙宇祭祀关公之事久矣。当然，玉泉山是关公遇难的地方，解州是关公的祖籍之地，常平是关公的故里乡所，修建关帝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不过全世界能有如此众多的关帝庙，在我认为应感谢一位历史老人。谁也？三国风云人物，曾与关公有着不可割舍因素的曹操。